

笑談當代書法展

愉韻度曲 梁君度

某日，鍾繇、王羲之、顏真卿等9位書法大家圍坐在一張老榆木畫案前，案上擺着幾本厚厚的當代書法展圖錄。窗外竹影婆娑，室內茶煙嫋嫋，大家一邊翻閱，一邊聊開了。王羲之率先開口，他指着圖錄裏一張巨大的作品，輕輕搖頭：「我寫《蘭亭》的時候，不過是在暮春之初，天朗氣清，惠風和暢，跟朋友們喝了一點酒，乘興寫下的。那會兒哪想過什麼展覽不展覽？現在這字，寫得比門板還大，掛在大廳裏，倒是氣派。可我想問一句：寫的時候，心裏可曾有一絲『恍然自足』？還是只惦记着『這尺寸夠不夠震撼』？」

筆正。』今之展覽像大集市，熱鬧一場，記住的只是形式，不見寫字之人，本末倒置。」孫過庭翻出《書譜》：「書法有『五乖五合』。今人為湊數趕場，『五乖』佔全，縱使技法純熟，又怎能『達其情性』？」

褚遂良輕嘆：「年輕人確有靈氣，可惜多在模仿『展覽體』套路。學的不是古人精神，而是統一模板，審美疲勞。」

王鐸拍案：「寫字得有那股勁兒！我漲墨淋漓是興之所至。如今卻是『精心策劃』的隨意，沒膽沒勢，創什麼新？」

趙孟頫頹道：「既要入古，又要出新。今人作品或失法度成野狐禪，或失古意成無源之水。關鍵是拿起筆時，心裏裝的是什麼。」

鍾繇最後慢悠悠地說：「我當年寫字，心裏有感便寫，寫完自己舒坦。書者，散也。為展覽而寫、為人看而做作，便失了根本。與其滿世界展覽，不如先在書房裏把筆伺候好，字是寫給自己心看的。」

王羲之飄逸總結：「書法千年，變的都是形式。你拿起筆時，心裏有沒有那陣『惠風和暢』？有，怎麼寫都對；沒有，怎麼展覽都是空的。」

眾人點頭，相視一笑，各自品茶。

淺談AI時代的音樂能量

姚弦雅音 姚瑤

上周五，香港賽馬會「音樂能量+計劃」《全為愛音樂會——弦音傳華韻》圓滿舉行。「音樂能量計劃」2015年由我發起，2022年升級為「音樂能量+計劃」，至今走過十年，初心是希望用音樂點亮基層孩子們的心靈，因為我覺得精神面貌的改變是非常重要的，音樂可以給他們精神糧食。十年相伴，以樂傳愛，時間證明一切，音樂真的具有振奮人心，改變人生的能量。

因此這場音樂會的主角是一眾參加「音樂能量+計劃」的年輕學員。音樂會壓軸節目，我帶領近百位「弦光展現」不同年紀的年輕學員，和香港弦樂團的專業樂手一同演奏《賽馬》，寓意在音樂能量的啟發下，每一個孩子都能策馬揚鞭，馳騁天地。「音樂能量計劃」不僅是教授演奏技藝，更是通過音樂能量磨煉一個人的意志。當天在音樂會背景板中看到一位學員留言：「謝謝音樂為我的世界帶來了光。」我真的很感慨，一個能拉好小提琴的孩子，必然懂得堅持；一個能在舞台上演奏的孩子，必然擁有自信。這些品質會跟隨他們一生，讓他們從受助者，成長為能影響他人的人。音樂會上，有3位曾經的學員現場分享了參加計劃後自己的變化與收穫。王浩然同學是十年前首屆參加的學員，2018年他跟隨我擔任領奏，與逾千名樂童一起演奏《獅子山下》，刷新了「世界最大規模的弦樂器合奏」健力士世界紀錄。如今他已

從當初的靦腆男孩成長為1.9米的翩翩少年，他的自信從容讓我開心，更讓我欣慰的是他說：「我學習到首先要增值自己，然後再去幫助其他人。」他從計劃中學習如何用音樂去改變或影響身邊的人。從這點來說，他看到了音樂能量能夠傳播的力量，也看到了用音樂改變世界的力量。

當然在我看來，音樂能量始終存在，但同時又是與時俱進，充滿活力的。不同的時代，音樂往往能連接過去、現在和未來，促進人們更好地認識自我。面對AI時代的來臨，如何更好地激發音樂的能量，去順應時代、彌合社會也是非常有趣的話題。最近AI創作的「雪山救孤」成為網絡熱梗。俠客用醬板鴨在雪山救下白狐，以為狐仙化身美女來報恩，結果劇情反轉，來的美女是報仇的醬板鴨。一時間很多人都跟着參與「雪山救孤」AI劇的不同創作，全網傳播量直破50億。從這裏可以看到音樂能量的特性在AI時代更為顯現。第一就是全民的參與門檻高低皆可，音樂的欣賞從來不是特權，而AI時代的門檻更低，因此音樂在AI時代的創新賦能將更廣闊，民眾的參與度也會更高。第二就是音樂能量的核心宏觀來說既是傳承文化，從微觀來說，也是每個人自我的認識和成長，而在AI時代這種互動性會增強，同時也更看重人的思想、情感和審美。因此我很有信心，「音樂能量計劃」能夠在AI時代更好的賦能，也希望把中華優秀文化和價值觀真正融進來，把音樂能量助力夢想成真的香港故事更好地傳播，影響更多的人。

我們新疆好地方

想入飛飛 鄧飛

一般來說，香港人對新疆應該是比較陌生的，頂多就是中年以上的人士，讀過諸如《書劍恩仇錄》之類的武俠文學，從而有些點兒模糊的印象而已。我卻有點兒另類，機緣巧合之故，從很小的時候，就對新疆很着迷，總是很想去看看這個地方。對於嘴饞的我，當然少不了要嘗嘗當地美食。

記得在我大約七八歲的時候，那時的廣州有特別多來自新疆的少數民族同胞。那個時候他們並不是推車賣水果小食品，主要是做各種小商販生意或者轉手交易。中國那麼大，那個時候不同省區之間的交通遠沒有今天那麼方便，本地人見到外地人，難免有生分感。我卻對少數民族同胞特別的好奇，總是喜歡湊過去觀察細看。

記得有一天去理髮，我還記得那理髮店是在人民路和中山七路交界的拐彎處。我一進店坐在椅子上，旁邊坐着一位正等待的阿叔，也就是大叔或老爹的粵語說法。我馬上被老爹典型的新疆衣着吸引住了：戴着方形的花帽，身穿長條紋理的寬鬆長袍，腳上皮鞋鏗亮，臉上鬍鬚修剪整齊，整個人顯得非常體面。小朋友嘛，好奇心重，盯着人家不放。

老爹自然也留意到我盯着，扭過頭來，也細細打量着我，一臉好奇，然後用帶重口音的普通話問我：「小朋友，你是本地人？還是外地人？」我一下子懵住了，還從來沒有人覺得我像廣東以外的外地人，連忙用帶重口音的普通話回答道：「伯伯好，我是本地人。」

老爹的眼神更迷惑了，再追問：「你真的是本地人？你的樣子不像啊？」啊？我的模樣不像嗎？對於一個剛上小學不久的我來說，有點兒嚇壞了，不知所措。還是店裏的一位中年理髮師傅一語道破：「小朋友，你可能長得眼窩比較深，所以他覺得你是少數民族。」老爹馬上笑着和應道：「我就是這個意思。小朋友，你真的是本地人？」老爹很慈祥友善，讓人很舒服。我人細鬼大，心裏既想告訴他我的確是本地人，又不想讓他覺得好像我不屑與他是同鄉。靈機一動，我湊近他，張大自己雙眼，用手指着自己的眼睛，說道：「伯伯，雖然我眼窩有點兒深，但請細看我的眼珠，我並沒有您棕色眼珠那麼漂亮的瞳孔。」

老爹大笑，舉起拇指稱讚道：「好會哄人的小朋友啊！」店裏的師傅們都笑起来，我自己也開心地笑起来。老爹最後說：「小朋友，歡迎你到我們新疆來，我們新疆好地方。」我當時並不知道「我們新疆好地方」原來是一首歌的名字，但從此之後，我對新疆這個地方便有了如同魔怔一般的想像與嚮往。

當他的家姐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1992年，張國榮（Leslie）在北京拍攝陳凱歌的《霸王別姬》，他囑咐我組隊去北京探他，其實當年我主力做電視娛樂新聞採訪，為電影組隊去採訪還是很偶然，只是因為我和他的一班好朋友羅文、劉培基相熟，尤其是劉培基至今仍很尊重我，稱呼我「爽家姐」，所以連帶張國榮也把我當「家姐」。我便更更地接下了那個任務，帶着一眾當時得令的娛樂版阿姐飛北京，去探他的班。

這一趟去北京，Leslie沒有安排我們探班，那是因為還有些事情未安排好，所以他有兩天時間陪伴我們，他特意安排導演陳凱歌和我們見面飯聚，還有另一位男主角張豐毅、女主角鞏俐、攝影師顧長衛。席間大家談得甚歡，完全沒有採訪的壓力，而Leslie很會搞氣氛，那次的共聚令大家更了解他，更覺得他易相處沒有大明星的架子。當時我坐在他身邊，趁大家聊得起勁，他還在我耳邊悄悄問：「你覺得我的造型美嗎？」我笑着開玩笑：「我敢說你不美嗎？你本來就是美男子。」他聽了開心地拍着我的手背。吃過了飯大家意猶未盡仍留在飯店內聊天，他又選擇坐在我身邊，可能因為比較熟有安全感吧！他又搞小動作，悄悄地拿出個小錄音機讓我聽了一段歌，他小聲地說：「這是我寫的，辛曉琪唱，正嗎？」我問他

是否為《霸王別姬》寫的？他沒有正面回答我，後來我才知道那首歌變成他和辛曉琪合唱，收錄在大碟《寵愛》入面，歌名叫《深情相擁》，他急着讓我聽是他很喜歡這首歌，希望我先聽聽，那情景仍歷歷在目！

那兩天Leslie全程安排，帶我們去片場腳躉，告訴我們整個戲主要是在片廠拍攝，因為場景還在搭建，我們只有在外圍看看。之後和我們到天安門廣場，3位主角還特意讓我們為他們拍照留念，留下了一些珍貴的影像。至今應該只有我擁有那些照片。

那次之後，我再多次去探望他，除了《霸王別姬》的探班，還有另一部電影、于仁泰導演的《夜半歌聲》，我也是在那裏留意到當時仍是新人的黃磊。

跟Leslie的相交很多時候是咱們私人交往，沒通過公司沒通過宣傳，他當我是「家姐」、當我是老友記，很多事會私底下來找我，不過他的私生活，卻又很少讓我參與。



哥哥邀請我們到北京探望他，右三他是他的契媽張夫人。 作者供圖

從過關到踩單車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香港人北上深圳，早已不是新鮮事。從前，大家總愛在各大商場間穿梭，沉醉於琳瑯滿目的商店與食肆。然而，近年一個明顯的趨勢是，愈來愈多人開始尋找「健康綠色旅遊」，而單車，正成為其中一種最時興的玩法。

自從蓮塘口岸開通單車通道後，一切變得更為方便。不少單車愛好者早已迫不及待，帶上自己的「戰車」過關，探索深圳的單車路線。相比起人流較多的深圳灣公園路段——那裏一落地便是平路，雖然輕鬆卻略欠挑戰性，而且全程幾乎沒有樹蔭，春夏時節陽光普照下騎行，其實並不好受——從蓮塘過關後可選擇的路線，明顯更具吸引力。

在眾多選擇中，有兩條路線值得推薦：淘金山線道與梧桐線道。不過，淘金山線道不允許共享單車進入，必須在指定地點租用單車，對一般遊客來說略嫌不便。相比之下，梧桐線道就親民得多。只要去到東湖公園的南門，隨手掃一輛共享單車，便可直接進入綠道入口，非常方便。梧桐線道沿途上有有落，具備一定起伏，騎起來不會單調，而且林蔭充足，即使在日間踩車也相對舒適。不過要留意的是，這條綠道全線中間有斷裂部分，若不留神，很容易錯過過關入口指示。尤其當你從翠湖文創公園內的曼聯主題餐廳出來後，會進入翠蔭路，而由翠蔭路前往沙灣路的下一段綠道入口，中間大約有1,000米的路程是人車共用的通道，路面較窄，騎行起來要格外小心。直到抵達沙灣路交匯處，小心留意入口標示後，才能正式接入整條梧桐線道最精彩的一段。

那一段沿著深圳水庫而建的單車徑，依山傍水，風景極佳。從這裏一直騎到仙湖驛站，可說是全程最吸引人的精華所在。下次過關北上，不妨跳出商場、按摩店與食肆的固定套路，給自己安排一趟健康又愜意的單車之旅。

三岔路口的等待

百家居 劉志華

那是一條不算寬的土路，晴天揚着細軟的灰，雨天沁着黏稠的泥，路面被歲月與腳步打磨得堅實光亮。它就那般靜靜地匍匐在大地上，一頭繫着炊煙嫋嫋的村落，一頭通向人聲鼎沸的集市，以及那個看不見、卻讓人心馳神往的外面世界。

路途的節點，是一處名叫「水口」的地方。三條溪流在此交匯，道路也隨之分岔，分別通向3個村莊：小坑、大坑、程均坑。養外婆的屋簷在這頭，親外婆的炊煙在那頭。中間隔着名叫大坑的村莊，和幾道沉默的山樑。因此，母親回家的路，總是山重水複。

母親尚在襁褓中便已送養，她對親生父母的印象，幾乎是一片空白。後來，由太奶奶領着，在年節裏一次次相見，那面容才在記憶裏漸漸清晰。因缺少日常的相處，這份關係裏總是摻雜着幾分客氣。然而，那血緣的藤蔓，竟在聚少離多中默默生長。那個叫「程均坑」的家，成了她心中溫暖的守望。

於母親而言，端午與春節，是她唯一能名正言順「回娘家」的日子。「回去住兩天就好。」養外婆的叮囑，成了母親心底的鬧鐘。為討那份歡心，母親總是準時返程。於是，長久的等待蓄下滿腹的話，短暫的相聚卻快得像一陣風。只在那一兩日裏，她能卸下「乖巧」的重擔，做回一個純粹的孩子。

母親說，小時候趕往外婆家的路上，她總偷偷盼着：「要是這天，能有一年

那麼長，該多好。」說時，她眼裏漾着溫潤的光，笑意裏還是當年那滿懷憧憬的小女孩。這句從歲月深處傳來的話，被她此刻的笑意一碰，便在我心頭盪開一片酸楚。

那股說不清的牽念，將三岔路口擰成了她童年執拗的坐標。路的一頭，隱隱通向親外婆的家。小小的母親從此有了秘密，常借放牛、砍柴之名，在路口久久站定、張望、等待。逢到墟日，她總早早理完家務，把牛牽到三岔路口的田埂上。手攥着繩頭，目光卻先一步，牢牢拴在了路口。每一個身影晃動，都讓她的心輕輕一提。直到外公或外婆的身影撞進眼簾，她的心便倏地亮了，哪怕只是一聲呼喚，一個照面，也夠她反駁一整天。更多時候，她只是望着從「程均坑」方向走來的身影。即便是陌生鄉親，也覺着親切，他們腳步揚起的塵土裏，彷彿都沾着外婆家的氣息。

對兄弟們的念想，仍繫在那個路口。她常在水口邊砍柴、等候。等待的間隙，她仔細挑揀，將最飽滿的果實小心攏在手心，自己只嘗幾顆品相不佳的，任那酸澀在舌尖蔓延。然後站起身，一次次踮腳，向路的前方眺望。

兄弟們的身影一旦出現，她便亮開嗓子喊：「阿煌哥——阿四！」快步迎上去，先將一把地苕塞進弟弟的手裏，又轉身，將另一半給哥哥，眼裏滿是分享的快樂。沒想到，哥哥只看了一眼，眉

頭一擰，抬手便將她小心捧上的果子打落在地，說道：「這東西沾着蛇的口水，有毒，不能吃。」他語氣不容置疑，「以後不准再摘了啊！」紫黑色的果子滾了一地，沾滿塵土。母親愣在原地，看着那一小片狼藉。

哥哥是讀書人，他的話總是對的。她抿住嘴，很認真地點了點頭。可心裏卻「轟」地一下，空一大片。她那樣想表達自己的愛，好不容易才擠出這點甜，自以為是最好的禮物。原來，她所以為的甜，和她所以為的好，從來就不是一回事。

簡短地叮囑了幾句，兄弟們便匆匆趕路了。母親目送着，哥哥不時回頭喊她：「天黑了，趕緊回家。」她嘴裏應着，腳步卻一點一點地朝養家的方向挪，目光像釘在了那個路口，怎麼也拔不回。那一刻，她多希望自己跟着兄弟們一起走，回那個叫「家」的地方。

年復一年，那個在路口張望、在田埂反芻甜味的小女孩長大了。她帶着那份被拒絕過也珍視過的愛，走進了為人妻母的漫長歲月。從此，她的等待有了新的方向。

如今，她的鬢角已染白霜，兒時等待的親人，有些已成了山樑上靜默的背影。而那個刻滿她目光的三岔路口，連同整條溪流的記憶，已被水庫的湖水永久封存。水漫過了來路，卻漫不過記憶的等高線。從此，那份童年的悵惘，長在了心裏。

而會忘記漫長時光長河裏，無數人都走過同樣的路，有過同樣的心境。記在史冊上的曲折徘徊，藏在詩詞裏的輾轉反側，反反覆覆說明一個真相：生命的意義從不在於順遂無波，而在於歷經磨難後的堅守，孤獨迷茫中的尋找。

一條生命泯滅，一段歷史湮滅，與之相關的複雜情緒仍能隔空傳承。當下的人既是過去的承接者，也是未來的開啟者，在接收着來自過往的情感慰藉，也在創造着屬於當下的「盈盈一水間，脈脈不得語」，以便留給後來的人。所有積聚的喜怒哀樂，或是千錘百煉的人生體悟，最後，都會匯聚在時光大河裏，以備將來的某一天，溫暖另一個孤獨的靈魂。這便是跨時空情感的絕妙之處，打破時間桎梏，消弭空間距離，孤獨的靈魂彼此擁抱，人間的溫情綿延不絕。

在飛機上拍攝的秦嶺山脈，橫亘在神州大地的南北之間。 作者供圖

而會忘記漫長時光長河裏，無數人都走過同樣的路，有過同樣的心境。記在史冊上的曲折徘徊，藏在詩詞裏的輾轉反側，反反覆覆說明一個真相：生命的意義從不在於順遂無波，而在於歷經磨難後的堅守，孤獨迷茫中的尋找。

一條生命泯滅，一段歷史湮滅，與之相關的複雜情緒仍能隔空傳承。當下的人既是過去的承接者，也是未來的開啟者，在接收着來自過往的情感慰藉，也在創造着屬於當下的「盈盈一水間，脈脈不得語」，以便留給後來的人。所有積聚的喜怒哀樂，或是千錘百煉的人生體悟，最後，都會匯聚在時光大河裏，以備將來的某一天，溫暖另一個孤獨的靈魂。這便是跨時空情感的絕妙之處，打破時間桎梏，消弭空間距離，孤獨的靈魂彼此擁抱，人間的溫情綿延不絕。

在飛機上拍攝的秦嶺山脈，橫亘在神州大地的南北之間。 作者供圖

而會忘記漫長時光長河裏，無數人都走過同樣的路，有過同樣的心境。記在史冊上的曲折徘徊，藏在詩詞裏的輾轉反側，反反覆覆說明一個真相：生命的意義從不在於順遂無波，而在於歷經磨難後的堅守，孤獨迷茫中的尋找。

一條生命泯滅，一段歷史湮滅，與之相關的複雜情緒仍能隔空傳承。當下的人既是過去的承接者，也是未來的開啟者，在接收着來自過往的情感慰藉，也在創造着屬於當下的「盈盈一水間，脈脈不得語」，以便留給後來的人。所有積聚的喜怒哀樂，或是千錘百煉的人生體悟，最後，都會匯聚在時光大河裏，以備將來的某一天，溫暖另一個孤獨的靈魂。這便是跨時空情感的絕妙之處，打破時間桎梏，消弭空間距離，孤獨的靈魂彼此擁抱，人間的溫情綿延不絕。

在飛機上拍攝的秦嶺山脈，橫亘在神州大地的南北之間。 作者供圖

清明節，送一張去西安的高鐵票給諸葛亮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清明時節，安陽曹操高陵遺址前，不再只有鮮花，還有一盒盒布洛芬，隨附的便籤上寫着：「孟德，頭風犯了試試這個。」成都武侯祠裏，諸葛亮的塑像前，供奉着幾張高鐵票，目的地是西安、漢中、祁山——他窮盡一生未能抵達的北伐之地。洛陽邙山南唐後主李煜墓前，除了各類佳釀，還有一杯來自南京的故土，留言寫着「南唐水」「故土難離」。

這些看似荒誕又溫情的祭品，不止是年輕人對歷史上意難平者的告慰，更是給清明傳統祭掃的肅穆哀傷，以充滿理解與共情的跨時空慰藉。

情緒猶如空氣、水和日光，在暗合的情感慰藉中，無聲無息，悄然接續。不是傳說中的穿越奇緣，是靈魂與靈魂穿透歲月山海的疊加，是浩瀚煙海的星空裏，兩顆同頻流星天崩地裂的撞擊。從此，無處安放的一段心事，有了可以停泊相訴衷腸的碼頭。翻一本舊書，久遠的記憶隨之復活。字裏行間密密實實，是當時人藏不住的激憤或惋

惜，字跡淡遠，情感未減。看一件器物，浮塵之下的褶皺裏，昔日人磋磨的印記，勾起的場景復原，彷彿看到另一個時空場景裏的自己。素未謀面，又似曾相識。聽一首老歌，辭意曲調裏的婉轉纏綿，毫無徵兆擊中某個時刻的心事，瞬間淪為曲中人。

跨時空的情感慰藉，從來不只是情緒的安撫，更藏着深刻的人生哲思。人類的情感具有共通性，快樂、悲傷、思念，或是豁達、執着、釋然，不會因時代變遷、地域差異而消失，反而在歲月的沉澱中，愈發純粹而恒久。

「竹杖芒鞋輕勝馬，誰怕？一蓑煙雨任平生」。人生風雨，不是獨自傷神的磨難。九百多年前的蘇軾，歷經貶謫坎坷，親友離散，悲涼無邊，仍在逆境中活出了睥睨歲月的曠達。他的豁達情緒凝結成詩，一代一代士人傳唱，一件一件糾纏的心結被疏放，一時得失的執着亦藉此消解。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。」未曾到走通過終南捷徑的人，也會由此滲透生命流轉的從容淡泊。

時序輪轉，俗務紛紜，偶然困在當下的煩惱裏，會為一時得失憂愁，為片刻孤獨迷茫，從